

不义之罪，以恶为终

——《麦克白》悲剧人物分析及阅读教学经验总结

郭益君

东北师范大学

DOI:10.12238/er.v5i5.4713

[摘要] 萧伯纳曾经说过：“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而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之一《麦克白》正应验了这句话，主人公麦克白在壮志踌躇的驱动下，在外部环境的推动下，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悲剧之路，他的人生悲剧并非典型反派角色的黑暗残暴，而是善念尚存的恶者犯下血腥罪恶的屠杀。尽管理智中麦克白不愿伸出刀尖对准王位，但是他内心潜意识中对权力地位的渴望却超越了一切，让麦克白犯下了滔天大罪——谋害圣明正义的君主，为夺得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篡位，正如女巫们所预言的一般，麦克白最后登上了王位，却无法将其永远攥于手中，也预示着不义的罪行，终将走向毁灭。本文从《麦克白》创作的社会背景，作品中麦克白人物所犯下罪行的内因与外因进行分析，理清导致麦克白人生走向悲剧的主要人物弱点，分析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悲剧的主题。并且明确《麦克白》类型的经典名著在学生阅读引导中的位置与实践应用，引入了具体的阅读教学案例，也可以总结相应的阅读教学经验。

[关键词] 《麦克白》悲剧；莎士比亚；人物分析；人物弱点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The crime of injustice ends with evil

—《Macbeth》tragic character analysis and reading teaching experience summary

Yijun Guo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George Bernard Shaw once said: "There are two tragedies in life. One is despair, and the other is complacency." And one of Shakespeare's famous tragedies "Macbeth" is fulfilling this sentence, Driven by hesitant ambitions and driven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protagonist Macbeth walks towards a tragic road that is beyond redemption. The tragedy of his life is not the dark brutality of the typical villain, but the bloody slaughter committed by the evil people who still have good intentions. Although Macbeth was reluctant to point out the tip of his knife to aim at the throne in reason, but his subconscious desire for power status surpassed all of this, causing Macbeth to commit a heinous crime—Murdering a sage and just monarch, usurping the throne for supreme power, as the witches had predicted, Macbeth finally ascended to the throne, but he could not hold it in his hands forever, and it also heralded that the sin of injustice would eventually lead to destruction.

[Key words] "Macbeth"; tragedy; Shakespeare; character analysis; character weakness

前言

麦克白的悲剧背景是一场平定逆贼的大战，是一场让麦克白人欲激增，嗜血无畏的战役。麦克白作为英勇善战，久经沙场的大将军，在如同沼泽般困人难缠的长战中一路过关斩将。英雄建功立业，权力欲便永无止境。老国王仁慈明智，善于理政，麦克白为国征战，自然得到老国王邓肯的欣赏，将那考特爵士的爵位转而赐予在卫国大战中不畏艰险的麦克白将军，一时间，麦克白

得到了权力与地位，得到了明君的青睐与欣赏。然而正如古希腊的悲剧一般，伟大的英雄往往走向令人惋惜的荆棘路，无论是多么伟岸的人物也难以挣脱命运指使下令人遗憾的桎梏。三位女巫以预言家的身份登场，在大战胜利后的荒野郊外，在阴郁而又光明的雷鸣声中，诡异的三女巫吟唱着他的未来诗篇，预言他登于帝王之位，享尽荣华富贵，然而预言是真，亦或是假，是福，亦或是祸，在那一刻无人知晓，可关于权力的传说便深深烙印在了

麦克白心头，女巫的美言或谗言时时骚动，而他的悲剧也就因此展开了。

1 麦克白悲剧内因——矛盾的野心

麦克白的命运悲剧就失落在他并非绝对的恶人与反派，若他是绝对的恶人，这场悲剧便无法激起观众们的同情与悲悯。而他也确实没有足够奸佞残暴的手段来巧取豪夺他所垂涎的王权，当然，他的野心被战场吹嘘得足够夸张，可人性却又忙着将其阻拦，他渴望女巫的预言一一变成真话，祝福通通落成筹码，可他不屑用玷污双手，沾满鲜血的方式获得这些荣誉，他企图王冠光明正直地落在他的头上，他并不是毫无良知之人，他恰恰明白世间万物的准则，君臣之道的曲直，而他又有愈发膨胀的野心，双耳充斥着“君王”的祝福，脑中做起称王的美梦，这种无法自抑的欲望配不上他的良知，而这种野心也驱使着他在不断地权衡之中走向歧途。

为了突出麦克白悲剧内因“野心”的矛盾性与确定性，班柯的人物设计便破土而出了。莎士比亚笔下并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角色，但班柯除外。班柯相较于麦克白而言，是一位绝对纯粹的正义者，仿佛便是为了对应麦克白而存在，他们共享着三女巫的预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虑，因而他的存在就仿佛一面明镜，倒映着麦克白罄竹难书的罪行。麦克白在悲剧的过程中始终保留着“冲突”的元素，也因这种冲突而让人物的不义之举有了合理的归因，读者们才能从中感受到“人”的纠结矛盾，从而引发对其野心的理解。倘若麦克白是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只会令读者感受到厌恶和鄙夷，而无法共情，正是因为麦克白与大多数人一般善念尚存，即便在听到即将称王的预言后，脑海中浮现关于杀戮和血腥的妄念也让他自己感到战栗不安：“我的思想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疑似的猜测之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①这种冲突符合读者对人性的期待，因此也是人物悲剧中重要的弱点之一，麦克白内心的野心与欲望不断撕扯着人的本性，他已然认为仅仅是想象中谋杀国王，这等血腥残忍的事便已经是极其可怖的，是一种极深的罪孽，麦克白并不热衷于杀人，但他却热衷于王位，可想而知，这是一种残忍而矛盾的对立，上帝和命运给予麦克白充沛的权力欲和蓬勃的野心，可却没有赏赐他能与之匹配的杀伐果断，铁血手腕，因而我们可以视察出麦克白的悲剧内因始终是在潜意识中野心不断膨胀，对于王位隐秘阴暗的追求。

2 麦克白悲剧外因——“撒旦”的蛊惑

麦克白悲剧的内因是麦克白无法收束的野心，无法自抑的欲望，那么外因是外部环境下车夫的邪言谄媚、女巫们对其夺权篡位的大肆鼓吹，他从听见迷雾中女巫预言，到后期主动寻找女巫新的预言，麦克白逐渐代入了这种邪恶的黑暗的自我，这也预示着麦克白这一人物彻底的堕落，他接受了夫人、女巫的双重诱惑，也听清了内心对于追名逐利的驱使，将起初表面光明的自我压抑至底，也将内心深处欲望的自我无限放大，三位女巫的预言和麦克白夫人的教唆，像温暖环境中的酵母，将麦克白内心嗜血夺权的欲望发酵——最终使双手血迹斑斑。

而三位女巫的预言就像是无意识的暗示，将麦克白灵魂深处精神世界的追求翻了个底朝天，精准地摘取了其中最具戏剧性和冲突性的权力欲，操纵着悲剧的萌发与膨胀。女巫们的三次出场都有其含义，这种具有超自然力量的预言，是悲剧的大纲，也给予了女巫悲剧之“编剧”的角色，她们是悲剧伊始的教唆犯，通过一种对结局的指引——麦克白终将获得王位，让麦克白自我走向毁灭。黑格尔在《美学》中也指出女巫们预言成真的实现形式：“女巫们的预言正是麦克白私心里愿望，这个愿望只是采取这种显然外在的方式达到他的意识，使他明白。”^②女巫的预言抓住了麦克白性格上的致命缺陷，便是充满矛盾的野心和权力欲，这也是这场血腥悲剧向前发展的源动力，她们如同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一般，挑拨离间，以唇为枪，以舌为剑，本来麦克白在国王清明统治下有心悦臣服的可能，但女巫们的预言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戳破了麦克白的复杂心事，改变了统治阶级换血的不确定性，本来如三角形一般稳固的良知、道德、私欲，顷刻之间轰然倒塌。

麦克白的悲剧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之恶果，但杀人嗜血的利剑始终持于他自己的手中，这一切善与恶的争辩，罪与罚的作为，都是他个人的选择，他在行刺君王之前也有过无数矛盾的心理，自己对自己的道德律令上的谴责，对女巫预言的动机与真实性的怀疑，他在良心尚存的时候也否定过自己杀害王上的乱上想法：首先，毕竟他是国王邓肯的兄弟，他也是国王的臣子；其次，国王下榻麦克白的城堡，作为迎接招待的主人，麦克白理应保障这国王及来宾的人身安全；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国王邓肯并未有什么值得杀害的地方，他的仁慈宽厚，他的理政有功，他的周身美德，都让人难以痛下杀手，因此此时的麦克白给了读者们一丝幻想，或许麦克白会放下屠刀，及时止损，同时读者们也看见了麦克白的人性闪烁微弱的光，可惜这种光很快便光消焰灭，无声熄滅了。麦克白的人物形象便更加立体了，人性描写的先扬后抑，在女巫预言的黑暗暗示中，在同谋者麦克白夫人的怂恿下，麦克白的人性美被绝对意义打破，外因如魔鬼的怒吼，嘶叫着，推拥着他一步一步双手沾满肮脏的鲜血，坠入悲剧的无间地狱。

3 《麦克白》阅读教学案例分析

针对于《麦克白》作品分析而言，其作为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品，在推动中小学生的阅读进步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关于《麦克白》的阅读教学案例，本次研究中引入了颜炼军的阅读教学案例，进行了整体性的探讨。从《麦克白》阅读案例教学中的体现可以看出，阅读教学案例中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其一是主题更加鲜明。本次研究中所探讨的罪恶视角是《麦克白》中最为激烈的冲突，也代表了整个故事的主线。而阅读教学中最开始直接闪现几个大字：“破案：罪恶从何来？”吸引了所有学生的注意力，也是本次研究的重点内容。“罪恶”两字，其实也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教师对这一作品的基本立场：这是一个关于犯罪的故事，而其根源，却是人性。在接下去的教学环节中，无论是对麦克白、麦克白夫人或是对女巫的分析，都没有离

开“人的悲剧”这一大的主题,通过对主题的不断深入与思考,加深了这一部分的研究帮助。

其二则是引导性教学。毕竟课程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赏析,其中的引导性还是很重要的构成部分,通过引导学生故事逻辑和文本逻辑,帮助学生建立阅读的视角与阅读的感受,不同的内容可以采用不同类型的引导方法。而在案例中选用了问题作为引导方法,也就是在阅读中通过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在阅读中获得答案的方式,更好的推动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体验,帮助他们体会到独立阅读的乐趣。

其三则是总结。无论是故事内容的总结、人物的总结及阅读课程的总结,都是需要学生的自我体验到阅读的乐趣后才能建立的相关内容。在教学案例中很好的进行了几方面内容的总结,才是教学案例结束的关键。

4 结语

麦克白的悲剧对于当时的社会也具有警示意义,毕竟不义之行,只能用血腥的杀戮、残暴的罪恶来巩固,仿佛就像施行暴政的上层阶级对于底层人民的苦难只有无视,对于下层阶级的生命只有压榨。麦克白的悲剧在于他身居高位,却德不配位,同时更在于他的内心与罪行不能得到完全的统一,他的良知与道德在自责中徘徊,因而他也是得到观众悲悯的角色,仿佛他也没有这么坏,在每次行恶前总有内心痛苦的纠结,麦克白本有保持人性光辉的可能,也有身为人文主义者的自觉,然而就因为个人内心阴暗面的不受限,女巫娓娓道来的恐怖预言,麦克白夫人罪行之前的不断教唆,麦克白从光明的一面堕落到黑暗一面,人性也被永远抹杀了,这一种麦克白个人的悲剧投射到社会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无情灾难,莎士比亚表面上对于麦克白弑君嗜血的残忍行径进行抨击,实质上落笔的重点在于感慨以麦克白为典型的人由光明堕落到黑暗的过程。

读者阅读后理解莎士比亚创作的深意,正是《麦克白》的横空出世,人们对于封建社会给人类带来伤害的反思也更为强烈,文艺复兴时期有时过分夸大了人的欲望,或许会导致矫枉过正的放纵,人类的世界本身就存在黑与白,而人文主义拯救着人们的精神危机,人们的思想总有如麦克白一般矛盾的时刻,或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欲望,或是因为自己内心的追求,但道德束缚着我们不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损害他人利益,良知规劝着我们在满足自己内心欲望的同时不择手段伤害他人,以免我们落得——行不义之事,不得善终的悲剧结果。这也就是人性光芒得以留存的缘由,也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犹如太阳般永恒发出光热的部分。

这些璀璨的文化内核及精神特质,是阅读赋予给每个人的,在学生的成长道路中,以良好的阅读教学引导他们进行自我选择的阅读,将会为其整体的人生发展带来更重要的帮助。

注释:

①莎士比亚.麦克白[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第154页

②黑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206页

【参考文献】

- [1]陈灏君.野心——麦克白的堕落之源[J].校园英语,2021(39):255-256.
- [2]李蓓蓓.剖析麦克白的“沉浮”人生[J].侨园,2021(05):98.
- [3]费凡.佛教八苦视角下的《麦克白》悲剧源头解析[J].名作欣赏,2021(11):109-112.
- [4]刘珂颖.命运悲剧还是性格悲剧——论《哈姆雷特》和《麦克白》共同的悲剧成因[J].北方文学,2020(32):70-71.
- [5]郑世琳.探析麦克白的悲剧性[J].文学教育(上),2020(09):42-44.
- [6]卢博文.论《麦克白》的悲剧性[J].青年文学家,2020(17):164.
- [7]王东云.从《窦娥冤》和《麦克白》看中西悲剧成因差异[J].北方文学,2020(11):89-91.
- [8]雷宇恬.论《麦克白》的悲剧艺术[J].大众文艺,2019(17):16-17.
- [9]梁文武.浅析麦克白的悲剧成因[J].名作欣赏,2019(24):44-45.
- [10]黄宇瑄.《奥瑟罗》与《麦克白》:从“性格悲剧”透视蛊惑对人心的影响[J].英语广场,2019(07):13-14.
- [11]朱映谔.信仰的溃败——重读《麦克白》的悲剧[J].戏剧之家,2019(18):195-196.
- [12]姜溪.《麦克白》悲剧冲突分析[J].大众文艺,2019(08):21.
- [13]莫童.浅析《麦克白》中的悲剧根源及深层主题[J].戏剧之家,2018(32):7-8+20.
- [14]闫凌燕.文学语用学视阈下的麦克白悲剧形象探析[J].英语广场,2019(01):14-15.
- [15]彭乐.中西文化交融——对《麦克白》悲剧的解读[J].牡丹,2018(35):97-98.
- [16]贾文佳,李真.《麦克白》:野心与良知的黑色寓言[J].齐鲁周刊,2018(46):54-56.
- [17]何红玉.人文主义者的悲剧——谈麦克白的内心挣扎[J].青年文学家,2018(27):160-161.
- [18]陈默.中西方悲剧产生的根源与文化差异[J].青春岁月,2018(17):11.
- [19]肖丽.作为悲剧英雄人物的麦克白[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2(03):74-75.

作者简介:

郭益君(2002—)女,汉族,山东省青岛市人,本科,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史。